

◇百业滋味

## 走,打一壶酱油去

[扬州]熊有明

一口口排开的酱缸静卧,太阳刚出头,肩搭布巾的翻酱人已穿梭在缸阵间。五十有八的老王很准时地守在缸边,对帮工反复叮嘱:“下耙要轻,翻酱要匀,沉底的酱醅一定要翻上来。”帮工们笑谑:“老王的话真多,有点韶,省点劲去帮老板娘把中午饭菜弄好一点。”说归说,手上却丝毫不含糊,将晒得油亮的酱醅一层层翻松透气——这片水土滋养的黄豆,唯有这般用心伺候,才能酿出醇厚绵长的传统酱油。

十点过后,老王从晒场走进作坊,清晨新出的头道油要立刻滤净分装。酱油顺着竹篾缓缓沥出,清亮的汁液滴落瓦缸,很快积起一潭琥珀色的光。酱醅的生涩渐渐散去,满屋都是醇厚的豆香与酱香。

翻酱间隙,老王还要到厨房,叮嘱老伴把中午饭做得可口一点,午饭是咸菜烧肉、萝卜烧豆腐、紫菜蛋汤,都是实在的家常滋味。帮工们吃饱吃好,才扛得住整日的日晒辛劳。

土灶、铁锅、竹耙、一双手,便是老王酿酱油的全部家当。晒场上日光渐盛,阳光如温烫的流水,从天空铺到缸沿。柴火将铁锅烧得滚烫,泡发好的黄豆入锅焖软,他握着木铲稳稳翻动,豆粒在锅中翻滚、聚拢、散开,吸饱水汽与火候,完成从生到熟的转化。

“蒸豆最关键,火候一乱,整缸酱就差了味道。”老王常这样

提醒学徒。直到黄豆软糯绵密,他才猛地将豆粒盛出,摊在竹匾里晾凉。

传统酱油贵在自然发酵。顾不得余温烫手,老王将拌好盐曲的豆粒入缸,双手如推磨,层层压实、均匀摊平,酱醅在掌心拢起又摊开,沉稳有序。入缸的酱醅要历经日晒夜露,他用纱布细心罩住缸口,既通风透气,又防尘防虫,让酱醅在温凉交替中慢慢发酵。这一步“慢酿”,正是传统酱油醇厚鲜香的精髓。

缸里的酱醅每日必翻,晴天多晒,雨天遮盖,一轮发酵往往要等上半年。时光浸润之下,酱醅由浅黄转作深褐,慢慢地渗出清亮的油汁,完成从豆到酱的奇妙蜕变。

眼下正是出酱油的时节,老王和几位老师傅从早到晚翻酱、滤油、晒油,一天最多也只能出两百斤。瓷碗中盛起的酱油,色泽透亮如琥珀,香气沉稳绵长……

风过晒场,酱香悠悠。闻见这缕熟悉的香气,老街上的乡亲便想喊上街坊:走,打一壶酱油去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xfanxing@163.com

◇七彩人生

## 老夏的喜糖

[南京]肖玉荣

她蹲在茶水间,撸起袖子,左手揭起地垫,右手攥着抹布,反复擦拭地面的污渍。整个身子微微晃动,脑后挽着的小髻,一上一下地跳动。

那天清晨,我刚跨出单位电梯,便撞见这一幕。连忙朝她问候:“夏师傅,早上好!”隔了三秒,老夏才转过头,应出一个“早”字。

老夏是我们楼层的保洁员。重点负责厕所、茶水间及楼道等公共区域的卫生。我们八点半上班,老夏一般七点到岗,必须赶在同事们到来前,将卫生清理完毕。

那些年,老夏和我是这层楼来得最早的。每日清晨,我们总会客气地互道早安,偶尔也拉几句家常。

一天清晨,老夏一边拖地,一

边好奇:“你咋每天到这么早呢?”

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刮胡子,告知她是送孩子上学的,送完直接来了。“娃娃几年级啦?”“高初二了。”“那正是最辛苦的时候。”“我家孩子自主性强,自我感觉良好,任他自由发挥吧。”

这层楼的清晨时光,通常是从我们日常的问候开启的。

老夏四十多岁,个头不高,身子却敦实,浅褐肤色,身着宽松的浅卡其色工作服。有天早上,我发现办公桌下的死角处积了些灰尘,便请她帮忙拖一拖。她笑着说:“等下子哦,我忙完就来给你拖。”为表谢意,我有时送她台历、肥皂小物件,她总是腼腆推辞再三,最后才不好意思收下。

去年五月末那天清晨,她忽然问:“娃娃还有几天就要高

考了吧?多给娃娃放松休息,做点好吃的,补补身体。你这当爹的别天天眉头紧锁的,娃娃见了心里有压力。”我有些意外:老夏真把我当自己人了。

八月份,我把儿子被录取的消息告诉她时,她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不久,接连几天,早上那个熟悉身影不见了,我心里莫名空落落的。跟新来的保洁员一打听,才得知老夏儿子要结婚,家里房子要赶着装修,她便辞了职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,我从外面回到办公室,看见桌面立着一份红彤彤的喜糖礼包。同事说,这是之前的保洁员老夏特意托人送来的。一股惭愧兼感动的暖流涌上心头:直到老夏离职,我都没有告诉过她我的名字啊。

◇闲情偶寄

## 四月的鸢尾

[上海]小鹿

四月,鸢尾花开的季节。

一天,我在网上看到一幅《鸢尾少女》,是俄罗斯当代画家弗拉基米尔·古谢夫的作品。画面中有一个安静的、白衣裳的少女,独自在鸢尾盛开的花园里阅读。

我被这幅画深深吸引,尝试临摹这张画。

紫色的鸢尾花,是这幅画的氛围神器。深浅不一的紫层层叠叠,把少女的白衣衬得愈发清雅。通过这幅画,我开始留意植物的姿态、花朵的造型,也就理

解了写生的必要性。

画好这幅油画,我把图片发给网店,定制了两只帆布包。一只竖式的送给了亲戚家小孩,一只横式的自己背。我给它起名:紫鸢包。

春日的街道公园,姚黄魏紫,次第盛放。一天早晨,我临时起意,自备了早餐饭盒,泡了杯锡兰红茶,背着“紫鸢包”,去公园里早餐。公园里有座矮矮的山,山上的畅远亭静静伫立。观赏了一圈盛放的牡丹,我坐进

亭中。风掠过亭檐,带来草木的清香,包上的鸢尾花仿佛也跟着轻轻晃动。

那一刻,我感到整个亭子、整座山都是我的。我独自坐在那里吃早餐、喝红茶、听音乐、看了会儿电子书。彼时彼刻,才懂“畅远”二字的美妙——舒畅的心境,目光所及皆是辽远。

那一笔一画描摹出的鸢尾,从画布上飞下来,洒在布包上,跟着我走进春日的公园,变成独属于我自己的春之诗。

# 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  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

